

精美译本 经典常读

带你去一个拥有闲适高雅生活的法国

Henry James

Elaborate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s

[美]亨利·詹姆斯 著
韩旭 译

法国,在巴黎之外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精美译本 经典常读

法国，在巴黎之外

[美]亨利·詹姆斯 著

韩旭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 在巴黎之外 / (美) 詹姆斯 (James, H.) 著;
韩旭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99-6611-3

I. ①法… II. ①詹… ②韩… III. ①随笔—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4915 号



书 名	法国, 在巴黎之外
著 者	(美) 亨利·詹姆斯
译 者	韩 旭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611-3
定 价	2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第 一 章	图尔
010	第 二 章	图尔:大教堂
014	第 三 章	图尔:圣马丁修道院
023	第 四 章	布卢瓦
034	第 五 章	尚博尔
047	第 六 章	昂布瓦斯
054	第 七 章	舍农索
065	第 八 章	阿宰勒里多
069	第 九 章	朗热
073	第 十 章	洛什
078	第十一章	布尔日
088	第十二章	布尔日:雅克·科尔
097	第十三章	勒芒
104	第十四章	昂热
109	第十五章	南特
118	第十六章	拉罗舍尔

126	第 十 七 章	普瓦提埃
135	第 十 八 章	昂古列姆
142	第 十 九 章	图卢兹
147	第 二 十 章	图卢兹:市政大厦
151	第二十一章	图卢兹:圣一赛尔南教堂
157	第二十二章	卡尔卡松
165	第二十三章	卡尔卡松
172	第二十四章	纳尔榜
180	第二十五章	蒙彼利埃
189	第二十六章	加尔桥
194	第二十七章	艾格莫尔特
200	第二十八章	尼姆
207	第二十九章	塔拉斯孔
215	第 三 十 章	阿尔
222	第三十一章	阿尔:博物馆
226	第三十二章	莱博

236	第三十三章	阿维尼翁
244	第三十四章	阿维尼翁新城
250	第三十五章	沃克吕兹
259	第三十六章	奥朗日
266	第三十七章	马孔
272	第三十八章	布雷斯镇
281	第三十九章	博讷
286	第四十章	第戎

第一章 图尔

我深感惭愧，下笔就称赞都兰是法国的花园，因为这种评价早就是陈词滥调了。然而，图尔城散发着某种甘甜鲜美的芬香，表明了图尔城周边是果林之地。这是一座十分宜人的小城，像它这样规模的城镇，很少有比它更成熟、更完整的，或者我认为是更自得其乐、更无心羡慕大城市的责任吧。图尔不愧是以热情好客著称的都兰省的首府，这里物产丰饶，老百姓生活幸福、舒适，为人友善，精神乐观，不好逸恶劳。巴尔扎克在他的一部小说里写道：真正的都兰人是不会花费丝毫气力，更不会跑到别处寻找乐趣的，因而也就不难理解这种善意调侃的缘由了。都兰人必定隐约认识到，几乎只有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才会有所损失。命运垂怜都兰人：他们生活在气候宜人、民风随和的温带地区，居住在

河两岸，河水有时确实会淹没周边的乡村，但造成的破坏似乎很容易就得到恢复，而且，在都兰，人们可以拥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以至于他们仅把洪水入侵视作暂缓健康生活方式的小插曲而已。都兰人传承了许多优秀的古老风俗，涉及宗教、社会、建筑和烹饪等方面，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地道的法国人，因而满足感油然而生。在他们可敬的国家里，没有其他任何地方比这里更具民族特征的了。诺曼底就是诺曼底，勃艮第就是勃艮第，普罗旺斯就是普罗旺斯，而都兰在本质上就是法国。这里是拉伯雷、笛卡儿和巴尔扎克的故乡，这里有名家作品和良师益友，还有佳肴美饌和华屋丽舍。乔治·桑曾在一段优美的文字中写到了法国中部自然条件温和宜人，son climat souple et chaud, ses pluies abondantes et courtes^①。1882年秋，雨天不算短，雨量也很充沛，天空放晴，没有比之更令人陶醉的天气了。葡萄园和果园在清新明媚的阳光照耀下丰硕无比，处处都在耕作，井然有序，看不到贫苦。在他们看来，勤俭节约和功成名就一样能体现一个人的良好品位。妇女头顶的白帽在阳光下熠熠闪耀，脚上做工精良的木屐鞋在干净的硬面道路上欢快地咯噔作响。都兰是古堡之乡，是一条展示建筑遗址和庞大世袭财产的长廊。

① 法语：它的气候温暖宜人，雨量充裕，下雨时间很短。

都兰农民虽不像法国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农民那样坐拥万贯家产,但也积攒了足够的财富,这给他们的表情增添了一份精明保守的神色,市镇小型交易市场上的陌生人,经常通过观察农用衬衫上褶皱的棕色颜面来窥视这种神色。不仅如此,这里还是古代法国君主政体的腹地。由于君主政体曾经盛极一时,独领风骚,因此历史的荣耀在卢瓦尔河的激流中风韵犹存。法国历史上备受瞩目的一些事件就发生在卢瓦尔河两岸。它浇灌的土地一度催生了繁荣兴盛的文艺复兴。卢瓦尔河赋予此地风景以伟大的“风格”,但它的特色却不及“风格”明显,因为这条河将人们的视线带向了比都兰的绿色地平线更具诗性的远方。这是一条时断时续的激流,有时又是涓涓细流,河道中的所有粗糙之物一览无遗,这无疑是卢瓦尔河的一个巨大的缺陷,因为人们仰赖它给予所浇灌的土地以恢弘的气派。在此,我要谈谈上次见到卢瓦尔河的情形:河道水流充盈,平静有力地缓缓地折成大弧度的曲线,河面折射了半边天光。你若是从昂布瓦斯的城垛和露台眺望卢瓦尔河道景色,没有比这更美的了。在一个礼拜天的清晨,沐浴着温和灿烂的秋日阳光,我兴奋地登上那处高地,俯视卢瓦尔河,它好比一条慷慨慈祥的河流的典范。在图尔,最迷人的地方自然要数那座俯瞰卢瓦尔河的林荫码头了,它也在友好地隔河眺望圣桑福里安近郊以及耸立其上的高台。

事实上,你可以在整个都兰地区沿河欣赏卢瓦尔河半数风光。从布卢瓦延伸到昂热的大堤是一条令人心生钦佩的道路,因为它忠诚地守护着卢瓦尔河,或者说是保护两岸乡村免遭洪水的侵犯。在大堤的另一侧,同时有一条与卢瓦尔河形影不离的高速公路。若是沿着一条宽阔的大道赶路,我想一条大河将会是一位出色的旅伴:它会照亮前途,缩短行程。

图尔的旅馆都在另一个地段上,其中一家位于城镇与车站之间,条件非常不错。值得一提的是,在此留宿的所有人都出奇的殷勤——起初,如此不自然的殷勤令你感到满腹狐疑,这家旅馆不会窝藏罪犯吧?不过,那里的男女服务员会事先努力打消你的疑虑,尤其是其中一位男服务员,他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善于社交的人。他从早到晚都在不停地念叨着含糊不清的客套话,就像陀螺嗡嗡打转的响声似的。我想补充的是:在这家“世界宾馆”里,我并未发现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对今天的旅客而言,这也算不了什么秘密:在闷热难耐的房间里,嚼着温吞的晚餐,这虽然令人心生厌恶,但盛情难却。此外,图尔有一条建于百年之前、远近闻名的“国王街”,街边房屋规模中等,千篇一律,呈现出一派18世纪的浮华景象。一座横跨卢瓦尔河的长桥将“国王街”与城镇最重要的世俗建筑——法院衔接在一起。在《图尔的本堂神甫》中,这座宽阔坚实的长桥被巴尔扎克描述为“法国最

美妙的建筑遗址之一”。在独裁者莱昂·甘必大被迫乘坐气球撤出巴黎之后、波尔多国民议会组建之前，这座法院在1870年秋季就成了莱昂·甘必大政府所在地。那年严冬，德国军队占领了图尔，占领地方之多令人瞠目结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法国某些地方，无论人们行至何处，总会对两件堪称伟大的历史事件有所了解：一是法国大革命，一是德军入侵。在伤痕累累的残垣断壁中，人们仍旧可以追忆法国大革命的点点滴滴，但见证1870年那场战争的标志早已消失殆尽。这个国家如此殷实富足和生机盎然，她已经能给自己包扎伤口了，重新昂头，再次展颜欢笑，只有这样她才不会生活在黑暗的阴影之下。即便你不曾亲眼目睹，但也会有所耳闻，就在短短几年之前，这个地地道道的法国省份曾惨遭敌军铁蹄的践踏，想想都会不寒而栗。显而易见，这样一支屡战屡捷的侵略军队，要想成为地地道道的法国式并非轻而易举，最多也就构成一个挑战而已。然而侵略过后，人们又过上了富裕和平的生活。在遍地花园和葡萄园的都兰，在这样一个充满传说的国度里，那似乎只是又一个传说。

然而，我并不是为了这段曲折离奇的故事才提到法院和“国王街”的。在我看来，图尔的这条街的有趣之处莫过于当你沿着右侧的人行道走向大桥时，抬头便可看见对面的一座房子，那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出生地。这位脾性暴

戾、思想复杂的天才竟然出生在幽默风趣、盛产水果的都兰省，这种情况多少有些异乎寻常，但稍加思考便会发现，巴尔扎克的性格与其故乡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巴尔扎克功成名就的同时，还经常遭遇各种挫折，但他仍旧勤勉不辍，孜孜不倦，有时在他身上可以感觉到他受过截然不同的影响。而且他也有活泼饱满的一面，这在他的《滑稽故事集》中有所表现。《滑稽故事集》以编年史的形式记录下了都兰地区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和享乐主义情调的古老庄园和修道院，更何况，他还生活在一片饱经历史沧桑的土地之上。巴尔扎克不仅衷心拥护君主政体，而且深受君主政体的影响。他的大脑浸透了君主时期的思想意识。国王街 39 号的地下室与这条街所有地下室一样没有对外开放，被占为作坊使用。我无法知晓这间地下室是否冥冥之中就注定了是《幽谷百合》作者诞生之地，使其来到了一个可以用心观察和幻想美妙事物的世界。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我倒是愿意跨过门槛，走进房间。当然，我并非为了探寻这位文豪在房间里的任何可能的遗存，也不是为了领略他可能遗留在房间里的神秘德行，因为仅仅环顾四堵朴素的墙面，很难令人强烈感受到人类奋发图强的力量。随着巴尔扎克的观察力日渐成熟，他也成为了自莎士比亚以来汲取人类生活素材最多的人，胜于其他任何试图讲述这方面故事的人。而且，他也意识到了这间微不

足道的地下室只是他长途跋涉、宏伟征途的起点。我承认，当我得知他是在这样一排房屋的一间地下室出生时，我略感吃惊，更何况在其出生之际，这幢房屋建成大约不过二十年。所有这些都自相矛盾。如果某座房屋有幸承担了这份荣耀，而且既不陈旧，也没变黑，那么它至少应该“离群索居”。

在“国王街”一端的广场可以欣赏卢瓦尔河对岸的美景。在短篇小说《石榴村》中，巴尔扎克对此有过一段精彩的描写：竖立着弗朗索瓦·拉伯雷和勒内·笛卡尔大理石雕像的广场，颇有些宏伟气势，可以从旁边直面卢瓦尔河的一对建筑——市政大厦和博物馆，俯瞰广场。弗朗索瓦·拉伯雷雕像自数年之前竖立起就备受尊重；勒内·笛卡尔雕像的基座理所当然只能镌刻 *Cogito ergo Sum*^①。这两座雕像代表了辉煌的法国思想所能驰骋的两种极端。如果在图尔能有一座巴尔扎克的雕像，那么它应该竖立在两者之间。这不是说他总代表着理智与形而上学之间的中庸之道，而是说他的一半天赋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另一半天赋往另外的一个方向发展，总体来看，向弗朗索瓦·拉伯雷思想靠拢的一半才是巴尔扎克的主要天赋。但是图尔没有巴尔扎克的雕像，只是在阴森的博物馆里放着一座做工粗糙但构思精巧的半身像。

① 拉丁文：我思故我在。

我刚提及的《石榴村》中有一段文字描述这半身雕像的，但是过于冗长，不引也罢，而且我也没有篇幅来引用《幽谷百合》中任何为描绘美景而组织的精美绝伦的段落。这座克洛什古德的小庄园，是这部出色的小说的女主人翁莫尔佐夫女士的居所，离图尔不算远，书中所描绘的画面大概就是临摹了此处的风景，而且今天仍可以找到原景。然而，我没有在这方面做任何尝试。图尔有太多历史遗留的古堡，如果要查实小说中出现的那些古堡，那要走的路程也未免太长了。我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努力辨认出《图尔的本堂神甫》中那个阴险的老处女的故宅。这个可怕的女人霸占了大教堂后面的一幢小房子，我愣是在那里消磨了整个上午，猜想她到底占用了哪间房子。我们刚在小广场驻足眺望了卢瓦尔河对岸的石榴村，但是很遗憾，看得十分模糊。为了从小广场走到大教堂，必须沿着码头向右走，当卢瓦尔河岸迷人的 coteau^①渐渐远离视线时，眼前便出现了一座城镇——这里的花园和葡萄园分布错落有致，别墅星罗棋布，盖有石板的城堡建有各式各样的山墙和塔楼，露台四周围有灰色栏杆，墙壁爬满了苔藓，布满了深红色的五叶地锦，一座规模宏大的军营在周边安营扎寨。如果再次进入城镇，你就会发现军营中有一

① 法语：山坡（特指种植葡萄的山坡）。

座中世纪塔楼的残垣断壁，这是古代防御工事遗址，如今被都兰人称为“吉斯塔”。亨利二世曾指使手下在布卢瓦谋杀了吉斯塔公爵——吉斯塔的儿子。年轻的茹安维尔王子在其父亲亡故之后，被囚禁在“吉斯塔”长达两年多，但在1591年夏季的一天傍晚，他竟然在看守的眼皮底下逃脱，他的英勇胆识倒是为这座阴沉的监狱烙上了功勋伟绩的记忆。在图尔驻扎着五个兵团，红裤腿士兵使这座城镇变得更为亮丽，你会看见他们在码头上巡逻。码头一尘不染，没有任何商业活动，也没有航运的迹象，甚至见不到桨橹、桶和包裹，没有船只装货、卸货，没有直冲云霄的桅杆与轰鸣的蒸汽声。那儿进行的最活跃的活动就是极需耐性却又徒劳无功的垂钓，而热衷为艺术而艺术的法国人在这方面胜过其他所有的民族。小兵们被口袋里装满的东西压弯了腰，虔诚地从一个个垂钓大师面前走过。面对人流，大师们充耳不闻，在河流中浸泡着不知何种鱼饵。折返码头后，只需多走几步，就可来到大教堂。

第二章 图尔：大教堂

这是一座非常华丽的教堂，有着迷人的鼠灰色墙面，还有两座造型怪异的塔楼，但仍是一座二流的教堂。教堂门前是一片视野开阔的小广场，从这可以仰望教堂装饰精美的正面，但要完全地欣赏一番，或许就不能不观赏侧面或后面了。图尔大教堂是为纪念圣加第安而建的，工期历时较长。教堂于1170年开工建设，直至16世纪上半叶才得以竣工。但是，由于时光长年累月地侵蚀，加之风吹雨打，教堂不同部位的色调已经完全融合了，因此看上去不会显得多么格格不入，至少第一眼看上去是这样的，甚至觉得与外界异乎寻常地和谐。比之随处可见的宏伟教堂，令人赏心悦目的教堂却很少见。宁静的黄昏迫近之时，这座教堂的精致优雅之处就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耸立于小阿克韦凯广场之上装饰精密

的塔楼，将奇异的采光亭映入暮日斜霞，鸽群在空中盘旋飞舞，塔楼为其提供了不计其数的栖息地。此时此刻，教堂的正面墙壁壮观深邃，尽管上面的壁龛布满在三座高门的周围，但其深度也足以安放好几层雕像，阴刻在玫瑰花窗旁耸立的四堵扶壁上，然而在凿刻成型的小华盖之下却不见任何雕像。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大部分雕像，但世人却未曾迫切期望重塑这些雕像。圣加第安塔楼穹顶的浮雕和卷叶式图案，在风格上算不上纯正，但是就如众多不纯之物一样，它们也具备某种特色。教堂内部细长而庄严，简直无可挑剔，唱诗席是由大量早期玻璃搭建而成，四周是一条宽敞的走道，更加突显了狭长教堂的无畏和高贵的气质。教堂里最弥足珍贵的藏品大概要数那座迷人的小墓地了，那是属于查理八世和布列塔尼安妮的两个夭折的孩子的。墓碑由白色大理石砌成，雕刻着具有象征意义的海豚与精致的蔓藤花纹。小男孩和小女孩并排躺在黑色大理石板上，头上和脚下分别跪有一对小天使，默默地守护着他们。这座墓碑是法国文艺复兴运动早期的一部荣耀作品，出自米歇尔·科隆之手，再没有比这更完美的墓碑了，不愧是在教我们如何学会品位高雅的艺术。多年以来，圣马丁修道院被视作图尔的圣地，而这座坟墓起初就被安置在这座修道院里。尽管这座修道院在宗教战争和延年不断的亵渎神灵的运动中摇摇欲坠，